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# 胶州湾鲮鱼

阿占

在七绝《霜月》里，李商隐写尽浪漫：初闻雁已无蝉，百尺楼南水接天。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

霜冷天长，月华澄明，天穹高迥——于是乎，对应着霜月之好，鲮鱼也进入了它的最佳赏味期，以脂肪肥厚，以肉身雪白。话说鲮鱼历来是一道好鱼，从城阳红岛到胶州营海，再到老胶南红石崖，渔家对带鳞的海鱼另眼相看，这其中，尤以白鳞鱼和鲮鱼为贵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，只有它们俩能上大席。

一个顾姓老渔把式，曾经跟我说起“胶州湾鲮鱼”。大沽河入海口，三四十平方公里的水域，鲮鱼肉质最鲜美，入口泥腥气全无，故也封了号似的，曰“沾鲮”。半个世纪以前，小舢板一天能打两三千斤。后来就越来越少了，少到一个春天只打上来一百斤。1980年代末，亲戚要去还人情，托老顾买条“带鳞鱼”，他走遍东营村码头，总算买到了一条，重一斤二两。“贵是贵，那时候，一斤鲮鱼就值40块钱了。”

很快，有钱也买不到了，鲮鱼踪影全无，十网九空，都是寂寞。年轻一代的渔民更是连模样也搞明白了，每每将其与梭鱼混为一谈。老顾说，怪不得后生仔，鲮鱼从外形上看跟梭鱼差不多，食性也相像，都喜欢在河口、浅海产卵。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眼睛，梭鱼眼红，别称“赤眼”，与鲮鱼的“白眼”恰成对比。形体上，鲮鱼肥短，梭鱼细长，胶东人叫它“梭鱼棍子”。

这二三十年打不到鲮鱼，胶州湾沿岸人家遇婚丧嫁娶，只好用梭鱼替代。直到2015年深秋，鲮鱼又回来了。早晨，小舢板靠岸，老顾提着一两条斤多重的鲮鱼显摆，这一趟只打了20来斤马鲛，要不是有这条鱼垫着底，连油钱都不够。码头上等待上货的小老板让出个价，被老顾回绝了。“多少钱都不卖，明天本家侄儿订婚，我这个礼比送上两千块钱都上彩儿。”

世人对鲮鱼的偏爱从未停止。其味至鲜，一说胜鲈鱼，一说若鲟舅，兼具海鱼之鲜河鱼之美，鱼肉肥厚香醇无细刺，清蒸、红烧、香煎、酱焖，怎么做都好吃。我小时候，得祖母饮食讲究，颇有吃过几种吃鲮鱼的记忆。一种是清蒸，用筷子轻夹鱼肉，细嫩而不柴，只一根鱼刺，吃起来老少皆放心。一种是鲮鱼冻，头天做好，自然成冻，吃的时候切大块，撒香菜碎，盛在青花大碗里。

现如今我亦成长为灶上好手，料理鲮鱼自有一派。去年霜降时节，吃货三四相聚在我的蓝房子，共享时令海货，鲮鱼七八两一条，足有十条，都是清早从前海沿儿约客手上买来的，带着一股新鲜的潮水味儿。清干净内脏，沥去水分，切成段，放姜片、料酒、胡椒粉、盐，码入味，放置30分钟，再冲洗几遍。油热爆香，葱姜蒜之外，还会放入泡椒泡菜之类，最后放鱼段，一番鏖战，喷香醋，加温水少许炖开，豆豉调味，武火收汁，吃货们闻见了味道，隔空不断地喊出么么哒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# 高河埠饥民抢米起义

陈何来



中共高河区委遗址（作者供图）

了，你们就会手刃恶魔！”

以“文字研究会”为基础，农民协会随之诞生。并按塾师分布情况划分5个学区，每学区成立一个农协小组，农协会员大都是青年农民。农协活动的中心内容是组织农民自

1930年4月，怀宁县高河埠爆发了震惊安徽省的农民起义。

高河埠位于怀宁北部，与潜山、桐城毗连，距安庆30公里，是安合、安宿公路的咽喉；物产丰富，为怀、潜、桐三县边区经济贸易中心。

1928年前后，高河地区连年遭灾，粮食歉收，高河人民衣食不得饱暖，城乡反动派的高利盘剥则更加凶狠。地主张云先放高利贷收租一项达4500担稻谷，他与伪县长张子斋相勾结，低价收购大批稻米，待机牟取暴利。而贫苦农民和市民债台高筑，纷纷破产，无法生存。中共怀宁县委员会根据农村激化的阶级矛盾，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“武装反抗国民党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”的方针，确定在高河地区建立党的组织，开展农运，建立武装。

1928年春，受县委派遣，操球回到家乡高河埠，在操氏宗祠开办私塾，以教书为掩护，进行建党和农运工作。9月，中共高河区委建立，操球任书记。10月，党员发展到25人。同期，中共长江局军事起义委员会委员俞昌准来到安庆，指导沿江十县农民起义斗争。俞昌准隐居在操氏宗祠附近，与操球共商扩大农民自救会和筹措刀矛、枪支弹药，准备武装起义大计。

为进一步发动群众，扩大组织，区委组织塾师，以研究文字教学为名，成立了革命组织“文字研究会”。一次操球在“文字研究会”上吟诗：“你们要奋斗么？去！去！上前！上前！抛弃了冰雪聪明，抱定了铁石心肠。冰雪聪明抛弃了，你们就不会彷徨顾虑，铁石心肠把定

**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**

主办：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

协办：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

## 灯月闲话

广东的鲁迅研究，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1976年5月，广东鲁迅研究小组成立；1986年8月，广东鲁迅研究学会成立。1987年9月，广东鲁迅研究小组、广东鲁迅研究学会、广州鲁迅纪念馆共同创办了《广东鲁迅研究》期刊。进入21世纪，广东的鲁迅研究更趋兴盛，成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南国景观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广东的“鲁研”期刊，经历了从《广东鲁迅研究》到《鲁迅世界》再到《民族魂》的“变迁”，由此可窥见广东鲁迅研究界那份难能可贵地执着与坚守。

《广东鲁迅研究》刊名由著名书画艺术大师赖少其题写，古朴浑厚，清新爽朗。发刊词《开头的话》中说：“本刊终于赶在纪念‘鲁迅在广州’六十周年期间，与读者见面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。”发刊词明确了办刊的理由和宗旨：“本刊是适应我省鲁迅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创办的。我们要为学会会员和热心研究鲁迅的朋友，提供一个交流情况和交流意见的园地，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，促进会员之间的友谊和合作，齐心协力，把我省的鲁迅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”

封二以手迹影印的形式，刊登了唐庚、秦牧、欧阳山、王瑶四位著名作家与文史学家的题词。创刊号上设有史料、摘要、笔谈、动态、钩沉等栏目。头条刊发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、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王士骥撰写的《祝广东鲁迅研究创刊》。文中说：“实事求是，在今天，已成为我们家喻户晓的应该遵守、也应该大力提倡的党风、学风和文风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。我觉得在鲁迅



# 鲁迅研究的“南国景观”

冯长福

研究方面也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，如果不这样，我们就很难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。”这一观点，至今仍发人深省。

创刊当年，《广东鲁迅研究》共出版两期。从1988年开始，该刊每年出版四期，至1999年底总计出版50期。1999年12月22日，广东鲁迅研究学会还在广州举行了“98广东鲁迅研究论著奖颁奖”暨《广东鲁迅研究》出满50期庆祝会。该刊总第50期以《广东鲁研界有盛事》为题，对此进行了报道。

2000年3月，《广东鲁迅研究》更名为《鲁迅世界》，仍为内部刊号，每年出版四期。创刊号上《敬告读者》这样解释：“经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，《广东鲁迅研究》出满50期后，从今年开始改名为《鲁迅世界》。本刊宗旨不变，始终坚持‘二为’方向与‘双百’方针，认真学习鲁迅，深入研究鲁迅，积极宣传鲁迅；广交鲁研朋友，增进学术交流；开拓务实，热心为作者、读者服务。”

《鲁迅世界》开设的主要栏目有：鲁迅论坛、鲁迅作品研究、史料、争鸣、鲁迅与同时代人、鲁迅研究之研究、鲁迅比较研究等。其中“争鸣”专栏最有特色，所刊文章广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。恰如该刊主编、广东鲁迅研究会会长郑心伶所说：“论争中的活鲁迅总比‘死了的鲁迅’更引人关注，讨人喜欢。”争鸣激活了学术，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。200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——世纪之初鲁迅论争》一书，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选自《鲁迅世界》。

郑心伶主编为《鲁迅世界》撰写的卷首语，也是该刊的一大亮点，篇幅大多在千字以内，不仅切中现实的要害，传达时代的心声，而且文风活泼，情理交融，耐人寻味。我想，广东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如此兴旺，与郑心伶的倾心倾力以及他特有的号召力和推动力是密不可分的。

2009年《鲁迅世界》改版，开本由原来的

16开变为大16开，由原来的内部刊物变为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刊物，主办单位变为“广东鲁迅研究学会、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”。改版第一期卷首语发表了题为《“整容”不变“性”》的改版弁言，写得激情洋溢、文采斐然。“谁都爱美，想整容者也大有人在。时尚如此，不可厚非。本刊从今年第一期开始全面改版，近似整容，可说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吧……不管我们怎么‘整容’，都不会变‘性’的。连原来的姓甚名谁，也绝不会随意更换。我们始终姓鲁名迅，始终坚持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’，始终捍卫自己的话语权。舍此，便没有我们独特可爱的个性，便失去坚守已久的阵地。”

不知什么原因，《鲁迅世界》出版至2009年第3期时却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2011年，广东鲁迅研究学会又与中国窗口出版社合作，变《鲁迅世界》为《民族魂》，版式时尚，内容也更加充实。封面“民族魂”三个字，系沈钧儒先生墨迹。“民族魂”就是民族精神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。鲁迅被誉为“民族魂”，是当之无愧的。《民族魂》（季刊）面向海内外，专注“三魂”（国魂、民魂、学魂），以探索、创新、发展鲁迅研究事业为宗旨，提倡民主、平等的学术争鸣；着力构建学习鲁迅精神、传承鲁迅传统的文化平台，为广东研工作者及热爱鲁迅的朋友们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。

囤积上万担大米，准备外运。致使该地有钱无市，人心惶惶。加之兵灾匪患，苛捐杂税，军阀战争派粮派草，拉夫抽丁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大愤恨。安庆中心县委根据这一形势，决定组织广大农民，开展以抢米为主要内容的起义斗争。

次年3月，安庆中心县委派员到高河埠成立了市民禁运委员会。4月25日，县委作出了起义决定，具体研究了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。

4月27日，农民自救会500多群众集会大王庙。操球在会上发表鼓动讲演。大会公推操球、操文质、操礼文、王星五为谈判代表，要张光中、张玉亭等粮商开仓售米，解决粮荒。但粮商张光中等以军粮为借口，拒绝出售，暗地里集中七、八只大小船只，企图运米出境，结果被起义巡逻队拦截。

28日晚，区委决定29日举行抢米起义，成立以区委委员操文质任队长的纠察队，负责维护市面秩序，监视敌情。

29日，1600余名手持刀矛、肩挑箩筐布袋的饥民汇集大王庙。操球向大会宣布了纪律，部署好维持市面秩序，封锁交通要道，切断电话，监视安庆敌情等事宜后，群众开始游行。游行队伍行至张光中米行，米行闭门不理。纠察队用肉案板撞开了大门，遭商警开枪镇压，饥民更加愤怒，群众一拥而入。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，仅在张光中的上街、中街、狗头钵三处米店及其家里破仓分粮500余担。其他米行如张玉亭等被迫开仓售米。在此影响下，附近的操家馭、司马庙等地又出现数次抢米、阻米外运的斗争。

安庆中心县委对高河埠起义十分重视，及时向各县发出号召：“我们要以高河区委工作推动他处工作的深入和扩大。”同时，改高河区委为中心区委。

高河埠起义，震动省府安庆，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惊恐和不安。地主奸商胡声节、黄德贵、张光中和高河商会会长、豪绅操翰文等向省府、怀宁县府密告起义骨干名单，操球等骨干人员被通缉。接着调遣保安团驻扎高河埠，包围操家馭，搜捕革命同志。鉴于形势的恶化，操球率部分起义骨干携武器器械转移到潜山，投身到红军队伍中去了。

《民族魂》的卷首语题为《鲁迅涅槃》，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坚守鲁研阵地的不变初心与万丈豪情：“以鲁迅为代表的‘民族魂’是不朽的，永存的。鲁迅这棵大树只会穿越时空而更加枝繁叶茂……鉴于此，我们在沉默中重新点燃鲁迅的灯火，继续发誓并付之行动：‘人在阵地在’。这便是《民族魂》创刊的缘故。”

不难看出，《广东鲁迅研究》《鲁迅世界》《民族魂》三者一脉相承，刊名变而“质”不变。刊物始终恪守“三个结合”和“三个面向”的宗旨：研究与学习相结合，研究与宣传相结合，研究与教学相结合；面向实际，面向青年，面向未来。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：理论联系实际，普及与提高并重。也正因此，广东鲁研期刊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记。



问候 石颖 摄

## 小说世情

# 荷花深处

张穹

1

“叭叭叭叭”，几声脆烈的枪声冷丁响起。塘边洗衣的伊莲及潜在不远处荷叶丛中的汉子俱大吃一惊。

伊莲就着蹲腰捶衣的姿势飞快地瞄一眼四围，低声道：“三面都有鬼子，好像朝我这边来了，你快游到塘中心深水荷叶丛里去。”

水中的汉子略一怔，急急回伊莲：“情况不对，快，将衣筐放块石头沉下，你也马上下水跟我游到荷塘中心去。”

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荷塘四周从早

晨搜寻到中午。荷叶深处，伊莲和汉子紧挨着抱在一根插入泥中的半截毛竹上。

直到太阳落山，确认鬼子已离去，只剩下各个路口零散巡查的伪军，伊莲方带着她的衣筐悄悄回到距离荷塘一里多路的荷塘村。

水中汉子是庐南游击大队的情报员，在传送文件途中遭遇鬼子拦截搜捕，幸亏荷塘村地下组织及时掩护，被送入荷叶丛中隐蔽。

而伊莲借洗衣之际，不时为汉子捎来一些食物及地下组织的消息。

风拂荷塘，莲花摇曳，清香怡人。汉子偶尔憋不住，偷偷游到离伊莲近点的水面，痴痴地看着她捶衣漂摆。

伊莲感觉到了，她的脸上一阵一阵漾起红云。半个月后，深夜，荷塘村南端的鬼子据点处枪声大作，汉子拖着泡肿的双腿爬上岸，在几个地方上同志搀扶下急速离去。

伊莲不知道，这份营救计划还是她早上洗衣时捎来的。

2

1954年春，新中国成立几年后的荷塘村新调来一位民兵营长。

他先是在荷塘村落了户口，然后请村支部书记做媒，要娶伊莲为妻。

那时的伊莲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，女儿脚有残疾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但从没人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。

书记找来伊莲，说：“伊莲啊，你算是前世修来的福了，高营长提出要和你组建一个家庭，就等你一句话啦。”

“书记，我不嫁，我谁都不嫁。”伊莲一口回绝。

“伊莲你是怎么了？人家高营长不嫌你拖着个累赘，铁了心要带你们娘俩过好日子，你到底要怎么办呢？”书记来气了。

“书记，谢谢你还有这位高营长的好意，我现在不想家不家的事，我带着小莲过挺好的，真的。”伊莲依然不容商量的语气。

3

高营长也急了，他对书记说：我能单独和伊

莲说几句话吗？

书记退到门外。

“伊莲，我就是你救过的那个情报员，你看看我，我知道……我……就是小莲的父亲，你怎么怪我都行，当初实在是情况紧急……”高营长说。

“你不是。”伊莲冷冷淡淡地答道。

“我是，我知道你后背上那块蚕豆大的红胎痣。”高营长又道。

伊莲怔了一下。

“你不是。”片刻后，伊莲不再听高营长的解释，径自出门要离开。

“伊莲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小莲着想，你是党员，就像当年干地下工作时无条件接受任务一样，这一次还要听组织的。”书记在门外粗声大气地吼道。

4

婚后，伊莲一直和小莲睡一张床。高营长也没强求，自个搭张床单睡。高营长忙完村里的事，有丁点空都扑在家里。濒临倒闭的房子被修葺一新，小莲进了学校，高营长把自己认得的那几个字也悉数教给她。

小莲背着妈，许多回偷着喊高营长“大大”，高营长一乐就讲当初打鬼子的故事，讲着讲着眼里就有了泪。小莲问你怎么哭了？

“高兴啊，我们打赢了，人一高兴眼泪也多。”高营长答。

2003年，高营长病逝，时年89岁。伊莲打开他留下的一只老旧木箱，里面翻出两封泛黄的毛笔繁体信。

其一：  
刘弟，此次任务异常凶险，如果我不能安全回来，哥有一事相求，你务必抽时间前往荷塘村，找到一个叫伊莲的女子，看看她的情况，无论她是单身还是有了孩子，烦请一定帮忙照顾，真高兴认识你这个和我长得像的兄弟……

其二：  
兹有我部刘二宝同志因特殊原因化名高杰复员至荷塘村，望贵地支部组织给予妥善安置为谢。

中共庐南地区人民武装部政委：肖向阳  
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  
两行热泪顺着伊莲被纹布的脸颊流下。